



说三道四

李国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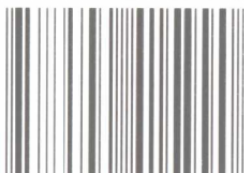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说家散文丛书





ISBN 7-5404-1599-1



9 787540 415990 >

ISBN 7-5404-1599-1

I · 1274 定价: 13.80 元



小说家散文丛书

李国文

说三道四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说三道四

李国文著

责任编辑：邓映如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

字数：210,000 印数：9,201-15,000

简易精装：ISBN7-5404-1599-1
I·1274 定价：13.8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：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：410004)



1930 年生于上海,原籍江苏盐城。1947 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,1949 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工作。1952 年参加抗美援朝,1954 年回国后到中国铁路总工会作文艺编辑。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,到 1979 年的 22 年间,一直在建设中的铁路新线“劳动改造”。1979 年平反后回铁路文工团搞创作,1985 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《小说选刊》主编,1990 年该刊停刊后任中国作协专业作家。

写过诸多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和散文随笔及研究《三国演义》的文字,其中,《月蚀》获 1980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《危楼纪事》获 1984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《冬天里的春天》1982 年获茅盾文学奖。还有长篇小说《花园街五号》等……

目 录

拜把子的背后·····	(1)
祭神如神在·····	(4)
“喜闻乐见”新解·····	(7)
书潮似水·····	(10)
聪明与糊涂·····	(13)
龙种与跳蚤·····	(16)
祢衡、孔融、杨修之死·····	(19)
二袁的闹剧·····	(24)
火的用途·····	(27)
分与合·····	(30)
貂蝉的魅力·····	(33)
偏执的苦果·····	(37)
曹操的寂寞·····	(40)
《让徐州》考·····	(44)
洛阳一劫·····	(49)
决策千里之外·····	(53)
袁公路的皇帝梦·····	(57)
造神的背后·····	(60)

衣带诏的悲剧·····	(63)
刘玄德的韬晦·····	(65)
击鼓骂曹以后·····	(68)
关羽因何成圣·····	(71)
善将将者·····	(74)
张飞杀关羽·····	(77)
孙策的教训·····	(80)
袁绍之败·····	(83)
龙多不治水·····	(87)
曹操的谋士·····	(90)
丞相祠堂何处寻·····	(94)
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·····	(97)
曹操的《求贤令》·····	(100)
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·····	(103)
刘备的出息·····	(106)
抹书间韩遂·····	(110)
刘玄德的“仁义”·····	(113)
聪明反被聪明误·····	(116)
错位的关羽·····	(119)
孔明之失·····	(122)
魏延之乱·····	(125)
马谡之死·····	(129)
司马和诸葛·····	(132)
永远的遗憾·····	(136)
冤哉魏延·····	(139)
孙权的晚年·····	(142)

读书的姿势·····	(146)
感伤的艺术·····	(150)
名人的误导·····	(153)
拜年的吉利话·····	(156)
贫穷的“豪华”·····	(159)
雷声与雨点·····	(162)
上帝不好当·····	(165)
时代的伯乐·····	(168)
数字无奥秘·····	(171)
碗中的变化·····	(174)
喝酒的悲剧·····	(177)
年在嘴上·····	(180)
“说嘴”考·····	(183)
“首级”考·····	(186)
“名片”考·····	(189)
饮茶粤海·····	(193)
素描王安石·····	(198)
苏东坡饮酒·····	(207)
朱元璋的报复情结·····	(212)
苏堤的联想·····	(215)
圣人与皇帝·····	(218)
“宝珠玉者”·····	(220)
龙井的井，到底多大？·····	(224)
“东坡肉”考·····	(227)
“诲人不倦”·····	(231)
温故知新·····	(234)

“王麻子”情结·····	(237)
苦难的历程·····	(240)
童年不再·····	(244)
干卿何事·····	(247)
和气生财·····	(250)
炉边琐谈·····	(253)
谈谈女性消费·····	(256)
门外谈球·····	(260)
有钱的穷人·····	(264)
没有“永远”·····	(271)
一千年前的文坛一瞥·····	(277)
隐士难为·····	(286)
尴尬人·····	(295)
丫环、丫环心态及其它·····	(304)
文学与诱惑(代跋)·····	(1)

拜把子的背后

拜把子，是国货。很少见外国人有什么结义兄弟的，除非勾肩搭膀的同性恋，两个男人有点像契兄契弟那样亲热。正经的西方男人很忌讳同性之间过分亲昵的，友情可以很深厚，但无结拜这一说。即或是基佬，他们也宁愿是夫妻，而不想成为兄弟的。在中国，在旧社会，拜把子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。上自党国大老，下至市井百姓，挺热衷这种用契约形式肯定下来的、无血缘但能达到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谊。据说，蒋介石当年在上海发迹，就和一位青红帮的头子杜月笙拜过把子。后来，他还和少帅张学良也换过帖的。这都是属于政治行为了，磕头归磕头，翻脸归翻脸。西安事变，少帅留了老蒋一条命，还算义气当先，但他把这位义弟，差不多等于关了一辈子，至死也不说一个放字，真够不义气的了。用得着时义气，用不着时就不义气，所以，拜把子也叫结义的由来。契结金兰，歃血为盟，叩首发誓，生死兄弟，是属于中国文化，特别是汉文化的一种独有的人际交往形式。中国人喜欢采用感情的方法，巩固和对方的关系。春秋战国时国与国间讲究“质子”，国君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邻国以示信，无非为了联

络以保安全，也许后来觉得这种以人质表示感情的做法，有点残酷，逐渐被淘汰了。汉代就改了，用“和亲”这种办法，把我的女儿嫁给你，你成了我的女婿，你还能反我吗？其实，嫁到番邦的公主，等于人质一样。那些单于们高兴承认你是老丈人，不高兴就杀了你的女儿犯边骚事，也时有发生。于是，“结义”的手段便广泛采用了。刘邦和项羽在举事后，就“约为兄弟”过，共同反秦的。秦还未亡，这两个人就打得不可乐乎。公元前203年，成皋、广武之战，项羽急了，把刘邦的老爹抓来，放在火上烤，用以胁迫刘邦就范。刘邦则更无赖，捎过话来：你我是拜把子弟兄，我爹就是你爹，如果你一定要杀爹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留一块肉下酒。因此，拜把子，多半是政治上的结合，感情是次而次之的事。政治上的需要，一旦不存在，这种结合也就瓦解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，“宴桃园豪杰三结义”中的“结义”二字，一直被认为是“千古佳话”，成为后世几千年来，所有拜把子弟兄的榜样。连烧香磕头，三牲仪式，结盟誓词，年龄序齿，都沿袭刘、关、张模式不变。如果说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、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一本权谋教科书的话，那么，这种“结义”手段，就是此书的第一个权谋。“千古佳话”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外包装罢了。古往今来，所有的卑鄙的和不那么卑鄙的，以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，都会披上一件漂亮外衣的。拜把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尤其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间，广为流行。这种以感情色彩掩盖其政治目的或阴谋意图的结集方式，因为儒家提倡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”的缘故，所以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认同。同

样，以金钱为价值观的，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资产阶级，通常也不采取拜把子的手段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袁绍四世三公，众望所归。曹操官宦世裔，身家显赫，孙策江东贵富，势倾一方，这些人是用不着和谁结义来互相帮衬的。相反，刘备织席贩屨，张飞屠猪沽酒，关羽杀人亡命，相比起来，现今的阶级分析，当然属于好出身了，但在当时却是低微卑下，无足轻重之辈。因此，他们要想在群雄蜂起的局面中冲决而出，一无权势，二无钱财，三无人望，也就只有用这种结义手段聚合起来，才能形成一点声势。作为单个的人来讲，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，人微言贱，出头无望，只有同声共气，相互援引，生死以助，不分你我的抱成一团，才能立足，才能挣扎，也才能奋斗。刘、关、张结义的实质，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？所以盟誓中必不可少的一句，就是：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，这死，也就是死党的死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义，所企求于对方者，也就是这一个死字。若仅是维系感情和友谊上的话，没有必要起这么严重的誓，一下子就把死字放在前面的。这就是拜把子背后的真情。那些把兄把弟之间，以及类似的死党之间的不分彼此，情逾手足，倾家相与，信誓旦旦的交往，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吗？一位伟人曾经说过，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记住这句话，也就一目了然了。

祭神如神在

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，做什么和说什么，说什么和想什么，常常不是三点成一线那样笔直的。圣人如孔夫子，一会儿，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挺唯物论的，一会儿，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了，好像中国人脑子里很难摆脱唯心论的影响，那是很根深蒂固的。他说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”，把神相当地当回事的。我有一个年青朋友，平素思想新锐，病了一场以后，休息在家。有一次，我问他在家是不是还写点什么？他告诉我，两三个月来，他一直在练香功，还劝我，“老李，你也应该练一练。”我是实用主义者，反问他：“灵吗？”他想了想：“你信，就灵；你不信，大概就不灵！”也许人要是硬相信什么的话，没准真能精神变物质的。他认为灵，也未细究是药的疗效，还是功的成果，看那意思，练对了。这也难怪，甚至连孔老先生，都无法排除神仙鬼怪的迷惑，一般的草芥之民，那就更是唯心主义泛滥的市场了。所以，翻开中国历史，皇帝自称天子，是代表天、也就是神来进行统治的。农民革命领袖，打出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帜，也以神的名义，来反抗统治。汉末的黄巾起义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较早

的，也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农民革命。首领是张角三兄弟，一开始就以符水治病，神怪起家，然后聚党成事，揭竿而起。造反规模之大，范围之广，一方面说明当时汉王朝，宦官擅政，屠夫当道，腐败透顶到极点；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的迷信程度，张角这个不第秀才，打出来“吾乃南华老仙也”这样一位神，居然能号召数十万人，头裹黄巾而起，看来他是深懂中国人的迷信心理的。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，被众兄弟推为梁山水泊的领袖以后，他深知一个押衙，是个小角色，不足以和什么八十万禁军教头抗衡，所以，他一是想方设法，把知名人士玉麒麟卢俊义弄到山上来，当他的副手，提高声望。二便是宣布他拥有一本九天玄女娘娘赐给他的，而别人看不懂的蝌蚪文的天书。也是依靠神的力量，来增强自己的领袖权威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，索性搬来了一位外国神，他，还有东王杨秀清，装神弄鬼，成了天父的代言人，接受众人的膜拜，发号施令。几乎所有成事或不成事的农民起义领袖，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。因为历朝历代的老百姓，无不普遍的文化低下，而文化低下，正是孳生迷信的精神基础。连圣人孔夫子都摆脱不了唯心论，何况那些黎民百姓，总是需要一个神的。而且，中国人持泛神论观点者多，容易迷信上当，绝无坚定信仰，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崇奉膜拜的对象。所以，不管是天上的，地下的，还是外邦的，总得请来一位填补老百姓的灵魂真空，此术几无不奏效者。占据大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，后来失败了，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有一条，他们所请来的神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耶和華，怕也是败因之一吧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老百姓从昏

子里有点排外情绪。虽然他把这个神中国化了，但连西方传教士都不认可的，这个不伦不类的上帝耶和華，自然不如土神仙了。其实还不如自封神仙，更容易被接受呢！所以，造神运动在中国鲜能绝迹，大概一是统治者需要，二是中国的被统治者又极容易受愚弄的缘故吧？中国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，无有不造神者。造外国神，造中国神，乃至造自己为神，不论谁上台，都得念这本经。另外一个原因，那些起义领袖，造反头目，从陈胜、吴广起，都是些草莽英雄，不外囚犯刑徒，兵匪流寇，反正死罪一条，就豁出一身剐，要把皇帝拉下马了。当然也有良民百姓之辈，识文断字之流，被逼得铤而走险者，但大半出身寒门，家世微贱。所以这些人虽然成了燎原之势，究其个人素质，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，也不具备领袖群伦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，再加上反抗朝廷、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，必然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，有难以避免的软弱之处。于是，唯一能给自己这种怯势壮一壮胆的，就是依赖请来或造出来的神了。于是，请神、造神，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，然后自己也成了神。好像这也是一个规律：愈贫困，愈愚昧，愈容易造神；而愈容易造神，也必然愈加愚昧，愈加贫困。

“喜闻乐见”新解

现在，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，文学颇有点不景气了。其实，不景气倒是正常，太景气是不正常。七十年代末，八十年代初，文学确实空前繁荣过的，但那是十年文革浩劫的反弹。如今国泰民安，海晏河清，大家一心投入市场经济以后，文学不是歌星，不是影星，回到它比较寂寞的位置上，似属理所当然。虽然，有“识”之士采取了种种强刺激，诸如文稿拍卖，竞相兜售，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；诸如加上方框□□□□□，和下删若干若干字之类，刺激读者的性冲动，希望从处于困境的文学中再榨出一点油水。其实，这都是饮鸩止渴，反而更使文学掉价的。文学总是要生存下去，大概只要有人在地球上活着，文学就会找到自己的读者，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。因此，除了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的作家外，怎样使作品不是靠性器官，也不是靠吹牛皮，而是靠读者真正的喜闻乐见，促进文学的发展，便是作家努力以赴的事了。有一出戏，叫《张翼德怒鞭督邮》，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，也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。但它数百年来，却很受老百姓欢迎的。和另一出《铡美案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你看到那吆

五喝六、不可一世的被当作丑角处理的小官僚，被睁圆环眼的张飞，拿柳条抽得魂灵出窍时，无不会赞一声：“打得好！”而感到痛快淋漓，有解恨之感的。我想，这出戏对写作人的启示，恐怕就在这里。张飞说：“此等害民贼，不打死等甚！”真有石破天惊之意。在结义三弟兄中，他一无关羽的矫情，二无刘备的虚伪，所以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他是个很可爱的人物。卢植被冤成囚，他挺身来救，董卓傲慢跋扈，他“便欲杀之”。如果不是这种动不动就开杀戒的性格，也许张飞把那位作威作福的督邮，绑在柳树上痛打，就显得突兀。如果，他敢蔑视朝廷，侮谩命官，却不把那个小官吏鞭至半死的话，也就不成其为张飞了。人物性格就这样凸现出来了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很多重要人物，由于既是历史，必受历史的约束，又是文学，无法不作文学的铺演，因此在人物塑造上，往往存有这两者扭结组合中的相互悖谬、不够统一的遗憾。所以，无论刘备、关羽，或是曹操，都有那种性格上矛盾背离得令人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，独有张飞，自始至终是完整的，因此，他的这种天然自成的可爱之处，最能被读者欣快地接受。历史小说之难，在于这种真与似真的天衣无缝。所以，我们常常很痛苦地读到今人写的历史小说中，农民革命领袖具有毛泽东军事思想，封建帝王竟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种种笑话。为什么老百姓津津乐道怒鞭督邮？愿意把那个狐假虎威的家伙揍得灵魂出窍呢？或者，更乐意看到那位包大人把陈世美脑袋铡下来呢？除了他的忘恩负义外，也因为他是驸马爷这么一个特权人物的缘故吧？好像越收拾得厉害，越称心似的。这也很怪，老百姓常常不怎么恨皇帝，